

香港重光滿瘡痍 赤子堅毅立漢華

大家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嚴酷考驗，
深深體會到對青少年教育的重要，
立志通過辦學來培養具有高尚品德、
有科學知識、有健全體魄、有理想、
有自尊的炎黃子孫，帶領青少年一代擴大理想，
認識祖國，接受幾千年留下來的智慧，
把他們培養成為愛國愛民有用之才，
使我國強盛起來，
不會再受外敵侵略欺負。

——鍾國祥

世界政局風雲突變，滾滾向前的歷史長河，
在拐彎之處，把香港置於與祖國命運休戚
與共，與民族復興歷程緊扣的獨特位置，讓胸
懷壯志、把握風雲際遇的志士仁人大展身手，
報効國家民族。

香港重光 滿目瘡痍

1941年12月25日，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侵佔香港，英軍倉皇撤退，結束了自1842年起的百年管治，香港淪陷，於日軍鐵蹄下渡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。1945年8月6日和9日，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。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在電台宣讀無條件投降的停戰詔書。深謀遠慮的英國，為了保持它在遠東的利益，馬上啟動早已部署的「重佔香港」(Reoccupation of Hong Kong)計劃，¹從英國太平洋艦隊派出分隊連同海軍陸戰隊搶佔香港，恢復英國在香港的統治。9月16日下午，英國海軍少將夏慤(Cecil Harcourt)在港督府舉行香港受降儀式，以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雙重代表身份，接受香港日軍將領投降。中國政府代表潘國華少將、美國政府代表威廉遜上校(Adrian Williamson)在場見證受降儀式。

9月1日，夏慤宣佈成立軍事管制政府，恢復日佔前的法律和貨幣，並實行宵禁。港島的日本軍民被送到九龍集中營。負責策劃重佔香港的前香港華民政務司麥道高(David MacDougall)帶同十多位英國官員由印度返港，出任首席民政官，協助軍事管制政府全面恢復在香港的殖民統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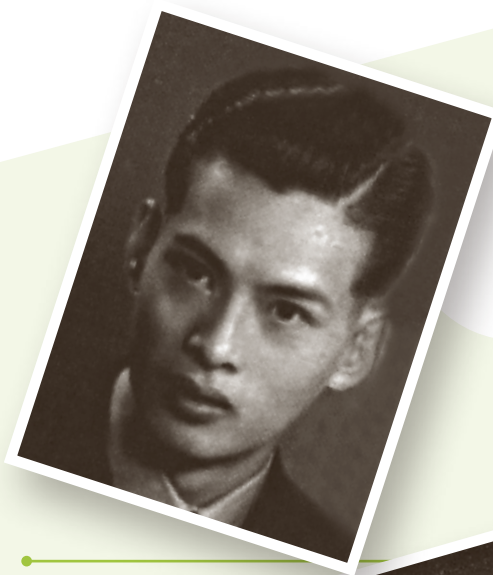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重光，劫後餘生的香港居民歡呼慶賀，但他們面對的是滿目瘡痍、殘破蕭條、百廢待興的局面。日佔時期香港人口銳減，由日佔前的160萬減至戰後的53萬，其中八成營養不良、面黃肌瘦；全港一萬多座民房被戰火摧毀，17萬居民無家可歸。各區環境衛生惡劣，垃圾堆積如山，蚊蟲滋生。市面糧食、日用品、燃料嚴重短缺，軍事管制政府需要實施糧油配給和物價管制。由於貨幣短缺，不得不在日本發行的軍票上加蓋英文的幣額作臨時使用。公共交通、電力、煤氣有待恢復，登記復工的工人僅有戰前的六分之一。海面與粵港內河滿佈水雷。廣九鐵路未復通車。²九龍和新界治安惡劣，土匪流氓橫行，為此，夏慤主動與抗日東江縱隊大隊代表密商，安排部份隊員留下，協助新界各村村民成立鄉村自衛隊維持治安。³在戰後半年內不斷由內地來港的數十萬人，亦大大加重了對房屋、糧食、就業等各方面的需求。

二 愛國赤子 堅毅立校

香港光復後的教育事業破落凋零，學位供不應求。在日佔時期，所有校舍完善的教會學校，如聖約瑟書院、喇沙書院、拔萃男校、瑪利諾修道院學校、協恩書院、聖士提反中學等，均被日軍佔用改作醫院、馬房、兵營等用途，修復需時。⁴ 全港大部份的學校，或毀於戰火，或設備被盜竊一空，或學校的主辦者尚未返港，而教師更是嚴重缺乏。

1945 年 9 月底，教育司署在高等法院內設立臨時辦事處，由前羅富國師範學院院長羅威爾上校 (T. R. Rowell) 兼管，工作重點是協助官立學校和教會津貼學校復課。9 月 25 日，教育司署發出通告，要求所有在日佔前已經立案的學校重新登記，新開辦的學校須由辦學者呈報辦學人員身份、課程和教師資歷，申請審批立案。由於戰後校舍奇缺，對校舍標準暫時放寬，「待日後恢復民政才作嚴格甄別」。⁵ 1945 年底，全港復課和新開辦的各類中小學只有 70 間，學生人數約 2 萬人，不到日佔前的十分之一，三分之二的適齡兒童因得不到學位或沒有能力繳交學費而失學。⁶

在這個歷史時刻，李鴻鈞、鍾國祥、馮



創辦人、董事長
鍾國祥

鍾國祥，1921 年出生於廣東新會，父親是加拿大華僑，同盟會老會員。1935 年入讀廣州廣雅中學初中，是年，北京抗日救國「一二九運動」的影響傳到廣州，全市學生罷課，他是初中部的學生代表，又是糾察隊隊長，參加了罷課遊行。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，廣州淪陷，輾轉到西江、粵北升學。1941 年入讀粵北文理學院社會教育系，曾擔任學生會主席。1942 年參加東江縱隊，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後，11 月到香港，與李鴻鈞、彭匯等創辦漢華中學，並於 1947 年擔任董事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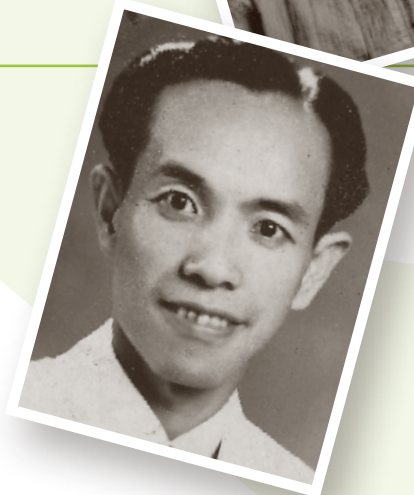
1947 年底，返回內地，長期在廣州工作。2004 年於廣州病逝。



創辦人
彭匯

彭匯（會），1919 年出生於廣東中山，1932 年，隨父母移居香港，入讀旺角華南中學，後返回內地西江庚戌中學完成初中，再轉到粵北連縣升讀高中，曾參加抗日救國活動。1945 年，抗日戰爭勝利後返回香港，協助兄長打理辦館生意。得悉鍾國祥等籌辦漢華中學，向兄弟姐妹籌募 1,500 元作為開辦資金，並在夜間參與開校工作。

1946 年 6 月，返回內地，在北京工作至退休。2003 年於北京病逝。



創辦人、首任校長
李鴻鈞

李鴻鈞，1913 年出生於廣州，祖籍廣東鶴山。1944 年畢業於廣東文理學院教育系，學生時期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，畢業後在連州省立粵秀中學任教，後參加東江縱隊的抗日宣傳工作。抗日戰爭結束後，1945 年 11 月來到香港，與文理學院的學弟鍾國祥、馮桂森、彭匯重聚，共謀辦學育人的事業，積極籌辦漢華中學。

漢華中學成立後，他出任首任校長。

桂森、彭匯幾位廣東文理學院（原廣東勸勤大學）⁷ 的畢業生和校友，先後從內地來到香港。他們都在三十年代求學時期經歷進步學生愛國運動洗禮，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後，他們輾轉於粵北連州、韶關、坪石等地，積極參與抗日救亡活動，飽嚙民族苦難。他們志同道合，想到祖國的未來，深感國弱民窮受列強欺凌，其關鍵在於教育落後，立志以教育救國，辦學育人，培養青少年一代成為具有高尚品德、充實知識、健全體魄，有理想、有民族自尊的棟樑之才，使國家富強，不再受外敵侵略欺負。

在籌辦學校的過程中，透過馮桂森的關係，他們認識了原「漢華學校」的常務校董馮光武，得悉 1938 年在九龍創辦的「漢華學校」已經毀於戰火，於是商議重新登記立案，開辦全新的「漢華中學」。由於當時九龍的治安尚未全面恢復，而西環是他們熟悉的社區，區內勞苦大眾對教育需求甚殷，乃確定在港島西區開辦。

1945 年 12 月 23 日，辦校籌備委員會成立。李鴻鈞隨即找到西環太白臺香港道德會擁有的一幢古色古香的唐樓，向業主租了地面五間、二樓一間共六個單位作校舍，每間月租 25 元。在覓得校舍後，他馬上向教育司署正式申請辦校，在不到一星期的時間便得到批准立案。馮光武任董事長，李鴻鈞任校長。

艱苦創校



陳焜旺繪



籌備委員會挑起了艱鉅的建校任務。鍾國祥以身上僅有的五元，買來四張竹筴、紅白油漆及紙筆墨，柯勞老師揮筆在竹筴上寫上「漢華中學」四個大字，大家合力將之高掛在太白臺樓層露台的鐵欄杆外，並抄寫招生廣告在區內張貼。由於樓宇在日佔時期空置並被流浪者闖入破壞，內部已經破爛不堪，衛生環境差劣。鍾國祥帶領眾人動手清理環境，粉刷教室牆壁和外牆。各人不顧雙手皮膚被灰水燙得脫皮，灰塵遍體，白天合力修繕校舍，晚上則開會研究開課和教學事宜，每每工作到深夜。

1946年1月，籌備委員會借用附近的中山茶樓，包廳進行招生面試和考試，取錄了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一年級共120位學生。當時的工人月入不到100元，生活困苦，為照顧貧苦家庭的經濟能力，每月學費定在低於當時的平均水平，只收幾元至十幾元。

在陸續收取學生和學費的同時，鍾國祥找到灣仔煥興傢俬店，老闆願意暫收微薄的訂金，為學校造黑板和師生的桌椅。為人低調、默默實幹的彭匯，白天在哥哥的辦館上班，下班後參加建校工作，他經常無私地拿出自己的收入，資助建校的需要，也由於他的英語較好，承擔了相關的事務。

在籌辦建校期間，他們還動員親友支持。

在廣州做護士的曾還也來港參加學校的後勤工作，並帶來500元的資金。香港《華商報》的趙元浩和方迪槐，各自捐獻500元，使建校的工作能夠加快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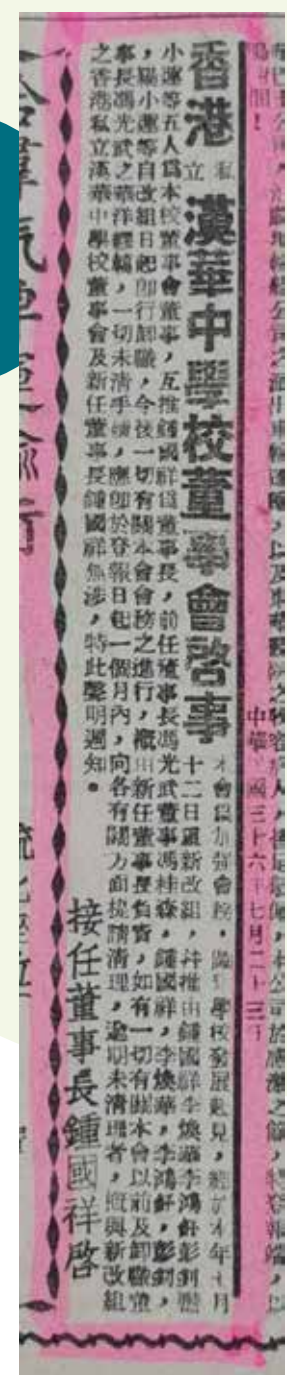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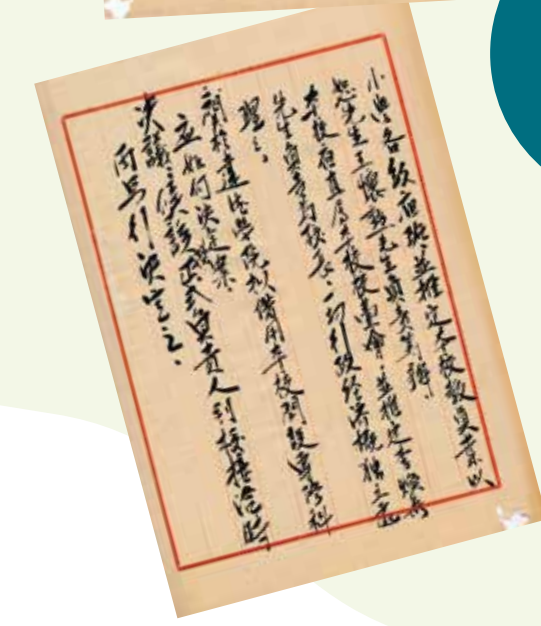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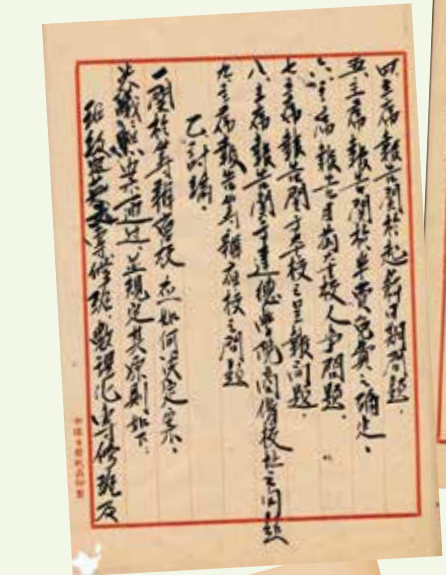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2月的一個早上，漢華中學首任校長李鴻鈞連同十多位教職員工，站在學校門前，滿腔熱情地迎接開學的首天。120位學生在家長的陪同下，爬過由山市街而上的近百級石板階梯，來到煥然一新的漢華中學。小一至小五班級各有教室，六年班和初一班則共用一室進行複式教學。學生走進灰水氣味猶鮮、牆壁雪白、黑板發亮、桌椅嶄新的教室，以無比喜悅的心情，開始上學的第一天。

在明亮的晨光中，既清脆又充滿童真的琅琅書聲在樹影婆娑的太白臺響起，隨風飄送到校園的上空，為沉靜破落的西環七臺⁸帶來了勃勃的生機和活力。

就是這樣，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，這群愛國愛民的年青赤子，以堅毅不撓、勇往直前、爭分奪秒、團結奮鬥的精神，完成了辦校立案、尋覓校舍、招收學生、粉飾校舍、開學授課的艱鉅工作。



校董會
會議紀錄



刊登於《工商
日報》的啟事



六十年代的
太白臺